



廿四

時務報

第二十四冊

1.8
214
24





門  
號  
卷  
18  
214  
24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廿日

時務報

第二十四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購



時務報第二十四冊目錄

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 續第二十二冊

順德麥孟華撰

康太守際清查勘龍州鐵路事宜稟

照錄美國改定船隻免碰新例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英國在中國所有之利益 中國度支 續廿二冊 論法因西江通商復有要求 論中國做茶

新法之可圖 中俄茶業 二則 英國貧窶幼童在廠做工之苦狀 繼父誑女破案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邦國交際公法學 列國息爭條約 中國聘英海軍將校 英擬築西藏鐵路

西藏立英后生祠記 論中國葡萄酒 俄皇將游歷中國 俄國將吞噬

亞洲 俄增軍餉 俄新任外務大臣傳 俄外務大臣詰法緣由 論英在亞

洲殖民地 德派探察商務員來華 德奧相善 美國電氣事業 日本擬興感

化學校 論日本大隈伯提倡新說 埃及近世史要 日本陸軍大佐游歷記

時務報館文編 續第二十二冊

揚子江籌防芻議 續第二十二冊

德國雷諾原稿  
江蘇張永鏗譯述

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 續第二十二冊

順德麥孟華撰

三者行矣。然佐理無人。則事猶墜而不舉。治猶格而不達也。西國新相登朝。則各部之長。皆必更易。聽自選擇。用其所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令下流水。不憂阻捍。是以意無不行事。無不舉。漢世三公。皆有曹掾。開閣辟士。妙簡英賢。故漢之公府。得人最盛。外之州郡。咸有僚屬。別駕治中。功曹主簿。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王渙辟仇覽為主簿。宗資署范滂為功曹。周景延陳蕃為別駕。成瑨除張牧為賊曹。委心任政。用奏殊績。魏晉以降。猶沿斯制。北齊失政。佞幸侵官。州官始有勅用。然隋唐之世。判官推官。雖待奏報。猶自辟召也。後世慮其延任私人。於是一命以上。銓於吏部。內之閣部司員。皆由掣簽。僅供主稿署押之用。非能資其毗贊也。外之縣丞佐雜。皆由捐納。無非市井無賴之尤。非能益其佐輔也。智有不及。才有不周。獨立既不可為治矣。況文書數尺。高可隱身。成案積例。非皆諳悉。乃不能不委用於胥吏。胥吏固天下之猾蠹也。詩說曰。與師友處者治。與奴隸處者亡。所與處者皆無賴猾蠹。而猶欲以是求治。非左書而右息之哉。為今之計。當畧師漢制。內之宰相部官。外之督撫縣令。聽其辟士。畧置品級。幕府儲才。庶裨政治。若夫胥吏。則猶木之巨蠹也。夫一署之中。書吏百數。盤隔上下。抑遏冤苦。訛索訟費。甚於虎狼。而又熟於成例。藉為要挾。雖恫其害。莫



敢誰何。蠹之不去。木必不茂。去蠹之法。是宜用士人以易之。蕭何之主刀筆。朱震之爲從事。繆彤之爲主簿。省署文書。督促簿役。皆用名賢。以親其事。故上能匡揚清化。而下能抽達鬱滯也。州縣之官。不習吏事。一舉一動。仰息吏胥。吏胥因持其急而短長之。是所謂以羊牧狼也。唐世士人。初登科及未仕者。皆就藩府辟置。金設主事。亦猶書吏。以下第舉人爲之。遠師其意。以士人試而不第者爲吏。優其禮節。使可出身。其有能異。擢爲部曹。上之所重。人自樂就。如此。則上有僚屬之謀議。下資良吏之馳驅。牧民之官。不勞而治矣。此之不爲。顧乃聽其噎蔽。任其蠹斲。不察病根。日責瘡疾。豈不謬哉。豈不異哉。

若夫奔走百司。鼓舞豪傑。則資格固非所以得士也。曰。後來居上。汲黯諷其積薪。宋臣李沆。亦謂不用少年喜事之人。固非以資格爲治邪。曰。資格之說。可治處常之天下。不可治應變之天下。可治一統之天下。不可治列國並立之天下。閉關蒙業。無需人才。一二老成。足供令使。年少魁傑。可老其才。以遺孫子也。今日事變急矣。強鄰逼矣。遏抑既久。人才瘵頓。厚貌以求。嫗言以號。猶愚不應。朝拔其尤。暮委以政。猶愚不逮。乃復限以品秩。投之閑散。一旦有急。其誰赴之。且夫舉大事。任大政。興大利。精管俶儻。侃然不懼於衆議。則豈不以銳氣可用。而才力足以任事乎哉。窘以科舉。屈以

下僚。劉以奔走。劇以歲月。其壯年之雄材偉畧。與鄉所謂精管俶儻。不懼衆議之銳氣。皆已摧擿盪夷。以至於盡。雖有魁磊者。碩憂國如家。且將躡仆仕途。白首郎署。幸而躋預樞要。則已昏爾顏。耄駑鈍不堪。烏乎。老其才。而才乃敝。習之事。而事乃墜。下固窘矣。上亦何所賴哉。且夫英后明辟。號稱能羅駕天下之英雋者。豈不以爵賞自我。足以驅役之。而操縱之哉。漢武擢霍光。金日磾於僕虜之中。起衛青。霍去病於毗隸之下。委以國事。屬以兵權。用能翦勁匈奴。弼輔委裘之治。明太祖陟用不測。一言稱旨。立躋顯宦。蕭滋以貢生爲大學士。曾敏以監生爲尙書。故士皆銜國士之知。奮不顧身。以徇利祿。今爵祿未爲不尊榮也。神州靈淑。魁才亦未爲乏絕也。然格以官階。平流而進。得邀崇秩。則曰致以日力。非上之特拔我也。得授達官。則曰得於成例。非上之能知我也。苟得老壽。富貴固所自有。誰復感激圖報。糜國士之身。以酬衆人之遇哉。古者官階疎簡。數遷即可至公卿。故漢之車千秋。起家大鴻臚。數月卽爲丞相。後漢黃瓊。以議郎四遷而至司空。沿及明世。官品猶少。編檢三階。可爲大學士。以言資格。猶未爲害也。今則官級多密。遷轉躡難。入爲翰林。數十遷乃躋卿貳。出爲縣令。數十年未階督撫。雖有曾史之懿行。管葛之奇才。猶將類首資例。末由自達。而庸材下品。反以年日深久。灼然先用。此蹉擲之士。所以掉頭解



體穢朝廷而不顧者也。昔崔亮創為停年之制，不問賢愚，斷以格限，人才淪蔽，拓拔遂亡。夫魏之亡也如此，漢之興也如彼。由斯以譚，果孰利而孰害，孰得而孰失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蘇軾曰：能用智名勇功之人則治，故欲振國勢，必作人才。欲作人才，必破資格，聽其上書，試之行事，廣為詢答，遍加抽擢，果有能異，立授大官。如此，則智名勇功之人，有不縱萃輦轂奮身而圖報者哉！才既得矣，而尚憂事之不治哉！以弱為強，以危為安，以亂為治，一轉移間，而才集事舉，夫亦何憚而久不為也。

且上之明詔大號，晡晡明，督誡其臣下，豈不曰：潔已守法，無瞰我利，無侵漁我小民乎哉！然而上以廉求，下以貪應，若是者何也？曰：與人以生者，乃可得人之死，贖人之家者，乃可得人之身。薄與厚求，非所以得廉潔於臣下也。中國官吏千數，當緣為姦，盤剝小民，苞苴昌盛，賄託餽遺，因恬而不知怪，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又其甚者，欺上而利之矣。侵蝕國帑，剋扣軍餉，粥缺謀差，較揣肥瘠，主上有急，因以為利，可謂無行誼之最者也。然而沿習為例，視若固然，其有佼佼自好，潔已奉公，則已眇眇盱眙，詫為奇行，上自督撫，下至縣令，以墨敗者，十常八九。若夫京官之炭敬，部員之印結，固昌言不諱，可公之大廷，廣眾之中者也。雖號稱賢者，亦固眇然受之，而莫之或非矣。然繩之國法，準以古義，為污邪為潔邪，非古所謂簞簋不飭者邪？烏乎！捐廉棄恥，乃至於此等此，顯趾等此，視息，豈其性獨異人哉！則上之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古者勸士，首在重祿，圭田之制，詳於孟子，庶人之仕，祿足代耕，法至良也。漢世以石為俸，厥有定制，宣帝用張敞蕭望之之言，增天下吏俸十五。後漢建武，復益官秩，故室家無累，人懷自勵之心。降及隋唐，制祿猶厚，宋世階品官職，封助差遣，皆有俸祿，正俸職錢，公用職田之外，復有衣糧餐錢，而復制祠祿以佚老，厚恩賞以優賢。自秦以來，班祿最重，是以真仁之世，名臣疊背，潔清治行，吏治循良，遞至有明，官俸乃薄，一品之祿，未及百石，而本色折色，實得無幾，始則以鈔折米，十貫而抵一石，則石俸乃僅二三十錢矣。成化間鈔已極賤，一貫僅值錢二三文。繼則以布折鈔，匹布而抵二百貫，則石俸乃僅四五十錢矣。布一匹亦僅值錢二三百錢。制祿之薄，古所未有。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身且不贍，而責以潔身守正，烏可得哉！我朝之興，因明敝制，大學士之貴，俸乃二百五十金，二百五斛米，家無九人之食，不及周之上農，祿無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雍正七年，始加養廉，然中國儀節繁縟，費用滋巨，長吏靡其廉役，下官窘於供應，區區之數，未之足也。況夫慶典軍役，輒有扣折，太倉俸粟，紅朽不食，名雖達官，實幾不給，以此而求其狷介，雖鞭策督前，斧踞臨後，且不可得，而猥欲澄叙吏治哉！西



國之任官也。分職甚寡。給俸甚優。別與公費。以給應酬。土耳其蕪敝之國。相臣月俸且一千八百磅。巡捕下役。工貲亦月數十金。其有越理受賄。必與重懲。是以事無陋規。物無官價。人知自愛。恥犯贓污。驗之中外。稽之迂古。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情莫不念室家。顧妻子。毀家濟國。高節不可以責人也。上不與厚糈。以贍其家。彼必私取於下。以自奉。與其下取以賊民。孰若上與以勸吏。與其私取以敗公。孰與公與。以禁私。惜此小費。滋此大患。未見其計之得也。量其缺分。重其糈秩。紆其窘急。勵其廉隅。則士必爭自濯磨。約身赴治。若患國帑空虛。費無從出。則冗濫之員。千數百計。汰其虛糜。併其額祿。一舉手而廩費已裕矣。語曰。正其本。萬事理。欲正本者。則盍於此加之意矣。

其本正矣。然不清其流。仕途猶雜。清流之道。厥有二端。曰停捐納。曰嚴保舉。古者國有大慶。賜民爵級。與民同樂。非利之也。晁錯始為納粟拜爵之說。謂爵為上擅。出口無窮。捐納之開。遂為嗚矢。名器烏可以假人哉。然但與虛爵。未之或病也。桓靈之世。粥及實官。吏治秕穢。遂屋漢社。是固敝政失德。足以亡人之家國者矣。而議者動曰。權宜之計。於是操奇計贏。易朝為市。始則止粥虛銜也。浸而粥及實缺矣。浸而粥及監司矣。浸而粥及科名矣。臧僕亡命。市僧無賴之人。皆得出其贏餘。縮符紆組。揚然

與士大夫齒。出粟內錢。乘傳行郡。此賈子所謂無行之尤者也。人習知夫縮符紆組者之一旦。我亦可以得此也。於是夷視官吏。於是輕量朝廷。於是賤功名而污其爵祿。爵不足勸。吏不足治。如是。尚可為國哉。況夫清流之士。羞與噲伍。咸自引匿。不任國事。而民生大計。與夫興利除弊之新政。遂皆託之亡命無賴之手。烏乎。幾何而不為漢季之續也。且捐納之說。固謂資其款項。上濟國用也。元世捐一縣丞銜。猶需十五萬石。仍此貴重。猶有所得。今則爛羊侯尉。其賤如狗。捐一監司。未及萬金。其於國用。無裨萬一。夫行此敝政。雖厚得重獲。已壞朝事。而傷國體。況坐受大害。而博此百數十萬之數哉。中國地廣壤腴。物產二十六萬。礦產之富。冠絕地球。誠能開礦墾荒。種植畜牧。國用百倍。猶有餘裕。顧乃棄此大利。蹈此敝舉。是固不可解也。無策甚矣。至若以人事君。固人臣之公義。古今之盛事也。叔牙舉筮。仲為上卿。蕭何薦曹參為丞相。齊遂以霸。漢遂以安。今之保舉。乃為弊藪。非循故例。則延攬其私人。巧宦鑽營。真才沈抑。故疆臣大吏。歲有薦剡。然姓氏累牘。未嘗有一奇才也。甚或得以諛媚。謀以賄賂。自非數者。莫得上聞。上欺君上。中敗官常。下鬱士氣。具有覺識。具有天性。顧乃謀人家國。若斯之姦謬哉。今天下未為乏才也。屬官治內。聞見未為遯絕也。是宜嚴責大臣。妙簡英俊。各舉所知。推薦非人。坐其舉主。汰康匏而顯寶鼎。退鴛蹇而



致絕足庶幾爵賞無濫而國家可得用才之效也。事至易行效至易覩而猶怯於更易是珍饈當前憚於舉箸而日號以求療饑之術烏可得哉。

數者具舉宏綱畢張鬱噎以通牽制以除才幹以展蕪雜以清魁桀以達大數得矣。然既革宿弊宜增善制善制之要首曰商部中國洋貨內流歲漏千萬工藝皆枯上不過問茶絲美利日以浸衰西國商務立為專部商會力有不逮則國家助其推行專意經營故能墟印度而弱我中國今宜別立一部掌以專官合眾講求助民推布庶能振我絕業塞其漏卮二曰農部西國民有農會國有農院擇種察土灌培播刈皆用新法國家督之農官考之蠶務公會究其飼養驗其瘟病以至種植畜牧皆掌之農部以善其事故歐洲農田所值歲計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兆兩英人棉花之稅歲入一千二百萬金磅俄人西伯利亞種樹之利歲數百萬而美人養蜂之人且敵舊金山之金礦有農部以督核之故利盡而事舉也中國沃壤以歐洲新法所產推之每縣年可增銀七十五萬誠能特立專部訓民務農講究新法不及十年富甲諸國矣豈患貧哉三曰學部西國大小學校諸學學堂遍於國內立部司之識字之民十得八九著書之數歲乃二萬中國人寡讀書猶若苗犛識字之數百不得十非民之智於西而愚於中也上不設學校以開其智也多立學堂別創學部專官任事重其責成如是而民智不開始未有也若此者增減得宜利舉弊革立法美善中人之性可以賢中人之質可以智中人之力可以才以行新政何政不舉以興新法何法不張而顧鯁鯁焉慮其事不治哉曰其事重大匪易任也曰變法之本舍是末由日本之強實基於此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爾罷不振怖為河漢有其舉之易亦反掌若猶懼其艱鉅憚於革易而顧仿行一二西法委任一二西人貿然自以為得計何怪其一利未見萬弊叢集千瘡萬孔反贈守舊者以藉口哉。

康太守際清查勘龍州鐵路事宜稟

敬稟者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撫憲札開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承准總理衙門電開法使催辦龍州鐵路甚急本署與定中國自辦希即飭查龍州至同登百五十里內山河橋道及官地民地各若干應造橋設棧各幾處即繪圖貼說限一箇月寄署以便請旨撥款訂辦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自應派大員前往查勘以期周妥查該守堪以派委除札行布按兩司暨洋務總局知照外合就札飭札到該守即便遵照即行馳赴龍州會同太平思順蔡道就近會商蘇軍門酌派員弁將龍州至同登一百五十里內官民地若干有山幾座約高若干有河幾道約寬



幾丈。夏冬漲落幾丈。中途有無分通州縣歧路。應否造設停棧。迅即逐細查勘明確。繪圖貼說馳覆。以憑轉覆。此事關係重大。限期極迫。務宜從速辦理。惟不得稍事草率疏漏。致誤將來要工。切速切速等因。奉此。卑府時在南甯釐卡。竊以事關緊要。未敢稍延。立即商請水師左軍統領。派撥扒船。乘之上駛。以期迅速。即於二十八日。由甯開行。十一月初一日。遇太平思順。蔡道於楊美墟河面。過舟請謁。面稱因公晉省。日行事件。已委龍州同知吳丞徵鼇代拆代行。此事囑與吳丞會查商辦。隨於初十日午刻。馳抵龍州。會晤吳丞。據稱曾奉蔡道途中函諭。飭由龍州杉橋海村一路查看赴關。吳丞一面飛稟督辦邊防提憲蘇官保。一面約同卑府於十一日起程。隨奉蘇提憲電囑。先從海村一路查勘來連。卑府與吳丞帶同測繪委員補用知縣周文鏞。儘先拔補把總梁映珠。補用遊擊陸玉堂等。即日啟行。沿途測勘。晚宿杉橋。次日測勘。晚宿海村。十三晡後。方抵連城邊防大營。稟謁蘇提憲。詢查過一路情形。卑府等逐一回明。當承面諭。自龍州杉橋海村憑祥州以迄南關。本為昔年中外往來之路。計程一百四十里。南關距憑祥三十九里。憑祥距海村四十一里。海村距龍州六十里。如在憑祥海村龍州三處。各設一棧。程途遠近。計算既不能均勻。且海村一路。疊嶂層巒。不易開鑿。抑且河廣漲盛。難架橋梁。水之長落。殆不可以丈尺計。縱使不靳

鉅費。亦難經久。所有海村一路。自應毋庸置議。蘇提憲前准撫憲咨會。業將籌計大畧。擬自南關起。至龍州對岸止。分設四棧。舍海村而取鴨水灘。先行函達撫憲在案。復經卑府等。請示機宜。許為同往查勘。隨即飭派行營中軍兼親兵左營管帶儘先參將張得貴。幫帶守備補用儘先千總段有才。親兵右營管帶都司銜儘先守備張文松。酌帶勇丁。先行馳往前途。雜草割簾。插標作記。以備履勘。次日十四清晨。即由連城起程。添派熟悉測繪之委員。都司補用儘先守備梁錫榮。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州吏目彭垚。帶同曾經鑿石開山之工匠。相隨前去。自憑祥板山慕府塘關前隘。勘至鎮南關。由關口出。至中越交界處。所量長四十餘丈。擬在中界內設一棧。客貨往來。便於停歇。若開至同登。地屬越南。未便踰境。應由法自修路。從諒山過同登。直至界邊。即就界邊設棧停歇。似此各歸各辦。可期彼此相安。卑府等隨同蘇提憲沿途查看。所有近年邊防修成之大路。係為轉運糧餉而設。一路新築礮臺。皆係安放洋裝大小礮位。居高擊遠。切中要害。卑府等親歷最高之礮臺。俯覽內外全境。據險憑危。實為籌邊固圍之要。且此路緣山因勢。經過墟場鄉邨營壘等處不少。若就此安置鐵路。邊防要隘。全歸無用。而往來出入兵民。必難相安。亦非綏靖邊氓之道。會商通計。即就邊營所修大路之外。審勢取直。另開新路。當經蘇提憲派弁插標作記。



卑府等復由南關至憑祥至鴨水灘。由鴨水灘至龍州對岸之伏波廟碼頭。逐一履勘丈量。其關口邊界所設之棧。應由關門右首一路繞進內地。另建石柵以分內外。由憑祥州至鴨水灘。由鴨水灘至龍州對岸之伏波廟碼頭。分設三棧。按程計里。路亦均勻。查鴨水灘上游通平而關及越之芄封。下游通龍州大河。憑祥墟。左連城大營。右通甯明州。約隔百里。此外並無分通州縣歧路。所定之鐵路。以灣取直。內官地玖千肆百陸拾丈。合伍拾貳里伍分。民地民田壹萬壹百壹拾柒丈。合陸拾柒里叁分。水溝肆百陸拾玖丈。合二里陸分。共計壹百貳拾貳里有零。官地內石山六座。肆百伍拾柒丈。最堅實者長壹百餘丈。高壹百餘丈。開路須用炸藥。其叁百伍拾餘丈。須開寬壹丈伍尺。水溝大者叁拾伍丈。壹道。叁拾丈。壹道。拾伍丈。壹道。拾丈。叁道。共拾玖道。小者寬壹丈至陸柒丈不等。共叁拾壹道。通共合大小水溝伍拾道。土嶺則自南關至鴨水灘一路。或斷或連。高低不一。丈數俱詳圖說。將來鐵路修至河邊。只可緣河。不必過河。因建造鐵路橋。經費太鉅。如遇山水漲發。一經沖壞。欸歸烏有。聞法修諒山之路。曾受此累。所費不貲。惟緣河行走。中有壁立石山壹座。高寬俱百餘丈。修路時擬用炸藥轟開。修與路合。雖費工力。而得尺則尺。較之建造鐵橋。究有把握。開路設棧。需用民田不少。體察龍州民情估買。尚不至十分為難。

凡經過土嶺。悉從嶺畔開行。逐段去高培低。其間水溝甚多。大者累石架橋。小者用鐵筒過水。均須鋪平。與路一律。惟鴨水灘伏波廟碼頭。春夏之交。間有水淹。至數尺或丈餘不等。應俟修路時。再行設法辦理。卑府等自十一日起。至二十日止。閱一旬。履勘丈量測繪甫畢。於二十一日回至龍州。將每日所繪之草圖。細加考察。使無訛漏。然後開方計里。合繪總圖。分晰貼說。列為三紙。除將圖說逕呈撫憲外。所有奉委查明龍州至南關擬開鐵路。勘丈完畢。繪具圖說緣由。理合稟請大人俯賜察核。批示飭遵。

照錄美國改定船隻免碰新例

美國議院遵例會議。增補一千八百九十年八月十九日。所訂行船免碰新例。開列於後。

- 一其原例第十五條所載一切記號。又航海之船。應行一律通知。
- 一輪船。以呼哨或歌曲為號。
- 一蓬船拖船。以威栗為號。
- 一例內所載引長威栗之聲。指鳴角。閱四秒至六秒之久者而言。
- 一輪船須備蒸氣。或他項機器。以哨吹哨作歌。務使其聲足達人聽。不為他聲所



混不爲他聲所阻。且須備妥感栗大鈴。均用機器鳴之。又凡用鐘用鈴爲號者。小艇可以鑼鼓代之。

一篷船載重至二十噸以上者。亦須照式備辦感栗鐘鈴。

一凡遇下霧下霜下雪。風雨驟至之時。無論晝夜。須用以下之記號。輪船招呼他船。每間二分鐘。鳴引長之角一聲。輪船停駛。知照他船。須間二分鐘。鳴引長之角一聲。而二聲之間。相隔一秒。篷船向右開駛。間一分鐘。鳴角一聲。向左開駛。連鳴二聲。受逆風不得用力。連鳴三聲。船隻停泊。間一分鐘。緊搖鈴五秒。船隻正當拖帶他船。或安置水綫。或起撈水綫。勢不能躲他船。或力不從心。難以按例運動者。須間二分鐘。三鳴其角。其聲一長二促。篷船則以代角之鐘鼓。間一分鐘。雷鳴一次。

此例既經增入。俟定期出示曉諭後。一律遵行。

海中避險章程 以下各條。凡行在海面各船。皆須遵守。

第一條。各船所懸之燈。每日由日落至日出。皆須明認。不得錯誤。

第二條。輪船應掛各燈如下。甲船頭所掛白色燈。高不得逾四十尺。乙船左所掛綠色燈。至少須得見於五洋里外。丙船右所掛紅色燈。至少須得見於二

洋里外。丁紅綠二燈。皆須覆罩。以免旁射。戊各輪船。須另掛一白色燈。然彼此高下不得逾十五尺。

第三條。輪船與別船相遇。須在左右各掛一白燈。彼此相距不得逾六尺。苟與二船相遇。則須在此燈上或下。另加一燈。相距亦僅六尺。

第四條。輪船遭險。白晝掛一黑球。相距六尺餘。入夜掛一紅燈。相距亦六尺餘。至少須得見於二洋里外。乙船之安放電線者。入夜掛三燈。相距各六尺。上下者紅色。當中者白色。至少亦須得見於二洋里外。白晝亦然。惟燈體須大周二尺餘。丙此條所言各船。當停泊不行之際。皆不必懸掛旁燈。丁此種暗號。係使別船得知。船不能躲避。

第五條。篷船應掛各燈。與第二條所言者同。惟不得掛白色者。

第六條。小船航海。當天色黑霧迷漫之際。船旁紅綠二燈。皆須備妥。以便急需。

第七條。凡輪船重不及四十噸者。篷船重不及二十噸者。並小船等。雖不必懸掛第二條內所言各燈。然亦當立有定規如下。一輪船重不及四十噸者。前面須掛一白燈。高逾九尺。至少亦須得見於二洋里外。二海船拉帶之小輪船。須掛

白燈。不必高至九尺。三篷船重不及二十噸者。須備一燈。前紅後綠。以防碰撞。



四杉板等船亦須備一白燈以防不虞。

第八條引水船須掛一白燈於桅頂四面皆見更須掛每十五分一轉之燈引水船隨大船同行須掛一前紅後綠之燈至該船無事之時應掛各燈須與他船無異。

第九條見前擊鼓鳴鑼各條。

第十條一船被別船駛過則此船須掛一六角燈至少得見於一洋里外。

第十一條船長不足一百五十尺者當停泊時須掛一燈高不逾二十尺四面射光至少得見一洋里外至船身長逾一百五十尺者則燈須高逾二十尺。

第十二條各船除用以上各燈外另加轉燈暗號亦可。

第十三條以上各燈言定各國官船懸掛各燈不得相類。

第十四條輪船當掛帆駛行時白晝須掛一黑球周各一尺海面遇霧各暗號。

第十五條輪船吹哨篷船吹角或鳴鐘當黑霧迷漫暴風驟雨大雪繽紛之際無論晝夜所用暗號如左甲輪船正行之際遇此須每二分之一工鳴哨一次乙輪船之停輪不動者每二分之一內須多鳴一次丙篷船遇此預備三角每一

分吹一次遇逆風三角齊吹丁船已下錨者每一分須鳴鐘五秒戊遇有取放電線等不能挪移之船不能遵照甲丙兩條則須每二分之一工齊吹三哨一次。

第十六條各船在海面遭此天時者皆須慢行輪船更須停輪緩行以待天晴二船相遇章程

第十七條二船相遇以免對撞之法如左甲二船相遇其自由者須躲不易轉動者乙其左邊不易轉須躲右邊不易轉者丙二船皆係自由而風之吹向不同則其左面迎風者須躲避之丁船風在一面其受風者須躲其背風者戊其尾船受風須躲他船之無風者。

第十八條二船頭尾相遇各須右邊向外左邊相向而過。

第十九條二輪相遇其左邊者須躲右邊者。

第二十條輪船與風篷相遇輪船須躲風篷。

第二十一條以上各條他船既躲此船則須直行。

第二十二條以上各條躲避切莫由船頭橫過。

第二十三條二船相遇其被躲者須緩行。



第二十四條。凡躲避之船。須留道與被躲避之船。  
第二十五條。輪船走江河。各須右邊向岸。  
第二十六條。風篷須躲漁船之下網者。  
第二十七條。遵守以上各條。原為躲避危險。臨時能設勝此之法。亦可。  
第二十八條。吹哨之暗號。如吹一次。為言本船向右。吹兩次。則言本船向岸。吹三次。則言本船急行。  
第二十九條。船有察明疏忽防範而遇險者。乃冒言遵此章程。則不得原諒。  
第三十條。凡條章係經某處地方官。專為某處危險而設者。自當遵之。  
第三十一條。船隻遭險求救之法如下。白晝。一礮每一分放一次。二公中之暗號。三懸一方旗之上。或下掛一球。四因霧所用之暗號。如吹哨鳴鐘等。亦當用之。入夜。一聲礮。二放起火。三升烟。四吹哨。  
行船免碰章程。久經江南機器製造局譯印。此係新增條例。地球東西各國。均已允行。頃由英美兩國駐京公使。知照總署。總署飭總稅務司赫德。議覆赫德覆稱。各國既已一律遵行。中國未便獨異。總署遂咨行各直省將軍督撫。轉飭各兵輪商輪小輪。以及倣西式之篷船。均令照行。惟民船則不在此例云。本館附識。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英國在中國所有之利益

譯倫敦東方報西二月十二日

有署名老臺灣者。致書本館云。英國在東方之利益。勢岌岌之時。凡中西交涉關係所在。幸有長於文辭諸人。挈舉要端。敷告於眾。藉為勉圖振興之萌兆。本月間康坦姆伯來而雷報中。有撓門所著論說。深可嘉許。餘如不署名人所論中日條約。又密起在勃來克烏特報中。論及中西交涉。復有太姆士專駐東邊訪事之人。論前次李傅相出使之事。本館以此數論。類皆寓意勸警。冀使英人藉其忠告。可悟在中國之責任利益。能收如是之美效。亦猶前此諸人。在新聞紙中所論宜增添水師。後果因而得力。其效驗正復相同。撓門雖自謂論事意見太苛。然核其所論。實能緊握全題。闡發悉當。渠在二四年之前。曾周遊東邊。所得閱歷及其所著之書。可以供眾覽而增長人之閱歷。我英廷臣。如果採納其說。則英在中國至今。仍當推執泰西之牛耳。復何疑哉。至密起謂英在中國實有之利益。眾人尚未全知其言誠是。然尚應加入一語。蓋即廷臣中。無論何黨之人。亦鮮有能審其詳者。若中國風俗服飾之異。及信星讖惑巫卜。酷刑貪婪。又如新聞紙中所載有益於英人所應留意之處。在我外部。暨駐中國北京公使。各埠領事。以及國中之人民。固皆耳熟而心識之矣。至於中



國真實底細如何情形。仍未能洞燭而悉知。英官之在東邊者。不過專力於中國之文學。以求淹博之名耳。若密起所言中國實爲我英工藝之人衣食所賴。蓋如中國之樂太平。守律法。服勤而節儉。億兆之人。勞其筋力。可以自致巨富。且能使英人因之而益富。如於查探生番所費之工夫。能移一分。用諸中國。即可知其底細情形。譬在曠野之中。散播嘉種。何不少留分播於肥饒之地畝。且此等地畝。即四五年前在我掌握之中。可以豐穫。而爲我工藝之人所利賴者。其實情信如斯也。英國思欲攻取蘇屯。在非洲願耗多金。而與俄法力爭。其實似此地方。即使得之。久終讓歸於人。試觀兩國將從三百兆中國人之中。漸漸消奪我英政府及商務之權勢。而我轉漫不爲意。抑知此三百兆人。如果英國權勢所及。即能用以興我之商務。而有益於我工作之儔。其利甚大。蓋今國家之政賦。即維繫於此等工商之手也。至謂各國誕中國而覬瓜分。其端已開。或言英亦宜有所取。而在密猶以爲此非要著。然則密於英國近時情形。似尙有未知。其在中國商務。可以推廣之處。密起力舉其策。謂宜用鐵路及其他新法以維持之。然以吾度之。如使他國果出於斯。而英獨無取。猶欲思於中國商務。吾將鑒於前事而知之矣。俄之忠於謀國者。所辦交涉得手。有益於其民之處。議論中俄條約者。所述殊有味焉。此約現非子虛。其碍吾利益。損吾權勢之處。在十二個月之前。以至於今。始終所聞。皆實有其事。英之商民。所當預防此險。因凡有謠傳。往往可信。如謂俄辦交涉之人。隱存窺伺之意。初猶以爲訛言。及後終成實事。此種閱歷。吾輩得之者。多且久矣。太姆士訪事人所論中國官場之積習。在不諳中國情事之人。固以其言爲快談。然於英在東邊之權勢。所關無多。至撓門謂英在當初得宜之時。未曾與俄立約。夷然不動。坐令其於中國不但居保護之名。且真有管束之實。是誠英之大錯也。數語確當。直抉其弊。姑無論中國國勢。或進或退。在官之人。是廉是貪。即現與西國往來之事。實已歸俄國管束。法既助之矣。德又從而從之。仰何愚歟。良由英國無端妬忌。激之使然也。倘各國果爲割據之舉。英於其間亦有所求。或各國所興商務。英亦欲爭得一分。視分內所應有。必不可少。而定須得之者。但欲求能如吾願。必使北京政府。知英有水師陸軍。可以強要而力取。並知英較俄法兩國合併之力。尤爲可懼。然後可也。當英在中國權勢最盛之時。辦理交涉之人。在總理衙門。遇有既懦且狡。老於世故之輩。恆玩視我。若待孩童。凡吾分內應有之權。及應得之利益。非使北京之官。若晚我有水師提督。立於公使之後。似將開礮者然。即不能保我所應有。蓋自昔而已然矣。嘗有一日。聞諸某駐英華使。自表其所



見云英國現無能為欲得戰勝於天下者。惟我華與俄耳。該使所言如此。竊謂今日英在中國。如但有辦理交涉之人。而不助以兵力。尚何有他望哉。中國土地商務。英國若欲圖之。必俟吾政府迫於民情之趣促。而有所作為。乃即可以證該使之言。實屬年輕。不明天下之大勢。且所學西文。僅襲皮毛。因之轉為所誤。以致所見者淺。而所論者乃不符也。然吾苟有所求。俄與法必將阻撓於其間。蓋彼在天下各處。皆思與我為難。如從阿比西尼亞。至華盛頓。又從曼谷至黑拉特。無處不然。設英在北京。果求吾所欲。俄法必以保護中國為己任。將合兩國水陸各軍。併力以拒我。此亦意中事也。至其所得儲煤之處。不但能廢去我在滿洲。暨中國北邊。及其西南各處之商務。並且彼在北京。權勢日大。將使我南洋石叻及香港各屬。亦皆因之而震撼。況中國之人。旅寓於彼。而操工藝各業者。戶口甚繁。該處居民。咸倚之若脊梁之在背。其能致富饒。能臻興旺。蓋全恃乎此等流寓之人。工業之多也。惟其父母妻孥。類多仍居中土。今俄法在北京。實有操縱自如之概。萬一英與俄法。有事於兵戈。英欲保護自香港至仰光一帶。所有可寶之屬地。而寓西華人之有室家在中土者。俄法必唆使中國。設法借仗其力。以遙相牽制也。未完 按阿比西尼亞在非洲東境東近海北界努比阿 曼谷為暹羅京城濱湄南江下游 黑拉特即明史哈烈國故地今屬阿富汗在阿富汗西境瀾哈烈河北岸 仰光一作漾貢亦作冷宮或稱琅玕埠今官文書作仰光英屬南緬甸地瀾伊

勒瓦論江即大金江下游東支河入海處號稱大埠實即明史罷古國南境之地也

中國度支 續第二十二冊

譯倫敦東方報 西二月十二日

正雜各項由各省解銀至部。為北京政府之用。是謂京餉。其所解之數。共計七兆兩。歷有年矣。現在該款。由以下各項所輸。年年稍有更張。地稅計三兆四十一萬兩。鹽課鹽釐。共一兆六十八萬兩。海關八十九萬兩。大關二十三萬兩。釐金七十九萬兩。總共計輸銀七兆兩。其款如何開支。無從探聽。大抵提數成為養旗兵之用。餘如發給京官薪俸。及京中各部經費。亦居其大半云。

- 一 固本餉。計七十五萬兩。
  - 二 儲備餉需。輸自各關者計八十六萬兩 輸自各省者計一兆二十八萬兩 共二兆二十四萬兩。
  - 三 文官加俸款。計五十一萬七千兩。
  - 四 武官加俸款。計一兆四十八萬八千兩。
  - 五 額外京餉。輸自各關者計七萬兩 輸自各省者計六十七萬三千兩 共計七十四萬三千兩。
  - 六 內務府經費。大半輸自大關
- 定俸。計六十萬兩。



加俸計五十萬兩。

額外俸輸自粵關計三十萬兩。

其他額外他俸計三十萬兩。

共計一兆七十萬兩。

總共計七兆四十三萬八千兩。

由此觀之各省呈解部款實分項如左。

一漕米銀五兆四萬兩。

二京餉七兆兩。

三額外京款內務府經費亦在內七兆四十三萬八千兩。

以上三項總計十九兆四十七萬八千兩。

以上各項入款為京中開支所需。所有滿漢各軍餉需及各部經費均在其中。惟各省營兵餉精及海軍署經費尚不在內。雖大半由各省入款彙解。然海關所輸亦有二兆二十五萬兩左右。請即海關入款所餘。縷晰言之。

各關稅項每以為俱解北京。而不知其猶未盡然。因監收關稅者並非北京專派之官。係由該省大員兼辦。至稅務司並不收稅。僅稽核稅之已付未付。是其職耳。稅項往往付於官銀號。既付之後始由稅務司發給關單。准其開行。即監督海關之員亦非逕自造報北京。但具報於該管之督撫。再由督撫咨報戶部。亦與咨報尋常入款無異。至於此款如何分解。如何撥用。皆歸督撫區處。所以各口海關所收之稅。即係該省入款中之一分。而在巡撫亦不以海關稅項為伊之專司。因雖有大分撥歸省用。然均須由部格外核議。俟其准行方能動撥。實非巡撫固有之權也。其大概款目。關後所述。即可知各口稅項撥歸何用。但並無一定之額也。查江海關道於一千八百九十二年第三季所報總計三個月所入之關稅共一百十六萬一千七百二十九兩。船鈔雜征不在其內照章應分為四成六成。其初定以四成逕解戶部。復又更改。現祇提二成解南京總督衙門。以供機器製造局之用。其餘二成除協助貴州省餉項八萬兩。又解京為各官加薪俸所需五千兩之外。餘均分撥南北洋。以為水師經費。尚有六成內以一成半撥充出使經費。暨額定之捐款。即如海關經費及委員薪水等項是也。惟其數目並未指明。此外餘款預備北京及省中津貼之用。

是季所收洋藥釐金計二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兩。係另外造報。因曾奉飭不與別項併雜總報也。查此一項係歸部中。以備額外所需動用之款。季報冊中。次及沿海各口稅。而轉運稅船鈔。又其次也。其船鈔一項計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三兩。照章撥



用如左。

三成解歸總理衙門同文館。七成撥歸總稅務司。道台冊報內云。沿海各口稅及轉運稅。並不照總數分爲四成六成。但將此款另儲。爲省中陸軍餉精。吾亦毋庸多瀆。總之稅項四成。係逕解北京。其餘六成。除預備北京額外。尚須支放本地抽稅經費。及各項員役薪工。至所提之一成半。另行存放。交上海道。以爲出使各署經費。其餘則隨時聽部指撥。分歸京外之用。其船鈔係七成歸總稅務司。大抵爲設立燈塔各項所需。三成歸同文館。又轉運及沿海各口稅。似係歸於一省。以便隨事撥用。惟吾未能查悉其的確章程矣。

論法因西江通商復有要求

譯溫故報 西二月十九日

西江開作各國通商之地。早經皇上降旨允准。所立條約。業由華官及駐京英使。彼此簽字矣。初英與中國立緬甸之約。訂明在東京邊界之地。應歸中國。但不得以之割予他國等語。乃中國竟違約。將該地割與法國。英外部大臣沙侯聞之。力加詰責。頗費唇舌。嗣請中國豁開西江。准與各國通商。以謝其過。法自以此舉爲不然。設法阻撓。而英立意除非中國遂其所請。定欲向中國索還其誤予法國之地。以及英戰克上緬甸後。立約畫歸中國其他各土地。亦欲一併索還也。約一月之前。北京來電

謂西江之約。業已告成。惟駐京法使多方恫嚇。禁阻華官簽字。蓋以西江與各國互市。或有與法不利之處。堅請在於廣東廣西兩省。准其建築鐵路。以補足其所失之利。法使所請。得遂與否。本館不之知。特其中情形。有可異者在焉。中國違約。法使之然。今其已允謝過。而法國又復從而阻之。是何故耶。又法之阻此舉也。已否如願。我亦不之知。而其阻之也。有失友誼。自不待言。此外更置諸不論可也。所可慰者。西江互市之後。英商往來船隻。足可以抵法自東京造至兩廣之鐵路。然則法自中國所得之格外利益。今英與之相爭。法固不能獨擅其利。即求由東京而達中國之市。其利亦必爲之減色。法人思之。固未始不氣爲之阻。法使現在所求之利。即能復勸華官。許與立約。而爲西江一舉所阻難者。當復不淺矣。

論中國做茶新法之可圖

譯熱地農務報 西正月一日

近有自中國寄來福州各種茶。係用新法製成。意欲求與印度錫蘭各茶相彷彿。既到之後。茶業場中。亦殊著意。其寄來之茶。計五件。標識用機器人工。並製字樣。然其所用之機器。猶係舊式。故此項茶葉。尙可整頓。求精無疑。即就新到之樣茶而論。其效已見。若推廣行之。將來能獲厚利。固意中事也。聞此項茶葉。有在北嶺離福建省城三十里所製者。當其製也。與採茶之時。相距已遠。僅取第三次所採。貨色較次者爲之。果爾



則求精收效。尤易且顯矣。其發銷之數。計半箱者一百十九箱。又一百五十六匣。有金牌者。價值最昂。合十本土三花丁。碎牌合四本土一花丁。所售之價甚善。應可爲首用新法者。鼓勵而興起焉。意者中國茶業之更張。將自此始。亦即中國茶運之轉機。有時歟。中國之茶。但能於製法稍爲變更。尤易合英人口味。若以中國茶仿照印度製法。其興旺暢銷之新象。誠可操券而待也。按印度與中國茶之所以有別者。要惟製法不同耳。此則留茶苦澀之原質。彼則棄之過多。其實中國茶亦可如他處所產之茶。同一製法。使之味厚。誠如是矣。再加印度羅比。有合英金定價之苦。中國宜可從中得滙畫之益。且英國稅則將改。又可望減稅之益。福州及中國產茶各口茶業之興。實有深望。此次用機器所製之茶。係由福州整頓茶務公司核准銷售。照所售之價。將來數年內。此項進口茶葉。必可望其大加。本年茶市上場。其用新法所製。能如寄來之樣。茶半箱者。即寄十萬箱。亦不爲多也。

中俄茶業 二則

譯熱地農務報 西正月 初一日

茶爲俄人所最喜食者。終日啜飲不置。其於茶也。猶其於麪包及肉食之不可一日無也。城鎮各設有茶肆。每一玻璃杯茶內。多加有糖。售價自一本土半至兩個半本土。價之高低。視城鎮之坐落。及茶客之等類而區別之。是故俄之銷茶。爲數必巨。年加一年。自不待言。查俄國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自中國經倭疊薩城進口之茶。計十五兆六十九萬二千啟羅格郎姆。每合二千二百四磅其呈報波羅的海關之茶。斤數亦甚鉅。此數多半運至莫斯科。但亦有在波羅的沿海一帶銷售者。其由東邊之西伯利亞。依陸運入者。約計二十兆啟羅格郎姆。合價五十兆羅布。凡茶繞倭疊薩。或繞歐洲進口者。皆係茶葉。惟繞中國邊界運入者。類多茶甄。大小不等。此種茶甄。價廉而轉運便。爲北方一帶村夫貧民所銷。其所納關稅。亦比茶葉較少。各零售鋪戶。將茶分包。計重一兩半重三兩重六兩重一磅不等。每磅售價。自八十個戈比克俄銅錢至五個紙羅布不等。上好之茶。尋常售價。少至一羅布五十戈比克。多至二羅布五十戈比克。當可購得。又查俄國歲有出口之茶。均由莫斯科城中各大茶鋪。裝包運銷。此等茶鋪。在歐洲已遠近馳名。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其繞倭疊薩裝赴羅馬尼亞。及布加利亞。及土耳其。及奧斯馬加者。共計三萬啟羅格郎姆。錫蘭之茶。進口至俄國者。約始於二年前。惟爲數至今猶未多也。

俄國國家。在高加索一帶。試種茶葉情形。各處所報。言人人殊。欲求確信。頗不易易。而據近時太晤士報駐倭疊薩訪事人所稱。足見此事尙有奧妙藏於其間。其訪事人曰。中國人之道。經倭疊薩。前赴高加索。監種茶葉者甚夥。政府在高加索種茶。頗







此幼女。不過少賺十八本土耳其。但爲廠東者。抑何吝歟。爵臣不忍坐視。故爲代訴於官。廠後科罰廠東一百鎊。諸如此類。致激衆怒。始稍稍知改。廠中灰沙極多。做工之流。日日吸受。卽爲致疾之根源。又有名爲水紡者。尤使人易於受寒。卒成癆瘵。若輩所居棚屋低小。旣非棲止所宜。亦殊不雅觀。食物甚少。尤粗惡不堪。所食惟麥粥黑麩包之類。卽粗而且鹹之牛肉。已不可多得。有名勃林壳者。所著筆記。自述幼時在廠做工。卽如以上所云之惡食者。尙且不能到口。因一餐之時。已極短促。十四點鐘只有四十分鐘。而監工之人。又常設法欺誑之。見衆人方在工作。故將報時鐘。撥之使緩。俟其歇工。仍復撥准。隨常已若是之苛待。更有廠東及監工之人。作惡尤甚。每施虐刑。視同畜類。勃林壳筆記。叙之甚詳。雖所述不免過偏。然皆有人爲之證實。勃自言常被榜挾。至肌膚皆作青黑色。此猶其小焉者也。更繫其大拇指。弔於機器之上。伊恐被機輪所傷。屈其兩腿。致身墜重。而足攣縮。其苦楚難以言狀。又將堅物擊破其頭額。復書一小紙。貼於耳鼻間。使人知其過失。在伊身受慘惡之狀。非吾紙墨所能罄。亦正無須多贅。然勃猶言他人所受之苦。更有甚於伊者。監工之中。尙有一要緊之人。係是鐵匠。專做手械。凡做工之幼童。或疑其將逃。卽以此楛之。又有一幼女。冀脫此苦。自躍入廠閘中。幸而獲救。廠東恐人效其所爲。遂之使去。夫以若此之事。至

畏苦而圖自盡。廠東且慮人之效尤。其虐待情形。尚何言哉。

按機器製造爲西人所擅長。間有虐待幼童者。亦殊出意外。今中國機廠疊建。宜師其善法。而力懲其弊。庶乎其可勿謂西人亦如是。遂任意從事也。

### 繼父誑女破案

滑震筆記

余嘗在呵爾唔斯所。與呵據竈觚語。清談未竟。突聞叩門聲。僕人通謁曰。有女名邁雷色。實者。請一見談密事。語至半。則女已入。呵起坐。以禮迎之。權戶延入座。游目睨邁雷一市。謂邁曰。汝眼光甚短。汝排鉛板甚費力耶。邁答初甚勞目。今則不視而知字母所在矣。語訖。忽作驚悸狀。面五色無主。謂呵曰。汝必聞他人言我。不然。何由知此。呵笑曰。若無疑。我所習業。在知人密事耳。學此技有年。他人所不能知者。我必揣摩得之。不然。汝曷爲取決於我。邁曰。嘗聞哀希雷士。失其夫所在。徧屬巡捕偵之。皆不獲。謂其夫已死。而汝竟偵得之。若不費毫髮力。唉。呵爾唔斯。吾所求於若者。亦此事耳。自念家計非殷。振然以一人私財言之。排鉛所入。姑置不計。他歲入尙得百鎊。若有以賀司默哀及兒蹤跡語我者。甯傾家奉之。呵仰屋叉手而謂邁曰。汝來此。何恩遽也。邁又作驚悸狀曰。不錯。來時行遽。觸門驟耳。吾父密司忒。渾的旁克。意能陽陽。於此事若罔聞知者。旣不肯尋巡捕。又不肯告汝。令我心忿。故我卽著我衣。徑詣



汝相託。呵曰：是乃父耶？彼姓與若殊，必若繼父也。邁曰：然。我以父稱之，亦常自笑。渾長於我，纔五歲兩月耳。呵曰：汝母尚在否？邁曰：母無恙，父死未幾，卽再醮。其人少，吾母十五歲，我甚不懌。先是吾父於託吞海街業，黑鉛貿易甚廣。既沒，母與掌櫃哈的偕理其事。及嫁渾，卽盤去此業。以渾爲販酒行商，故當盤去時，得四千七百鎊。是時女言瑣細甚，而呵凝神聽之。因問曰：汝所入款，由盤黑鉛業來耶？邁曰：否。是吾叔乃特所遣鈕齊蘭股分票也。計二千五百鎊，歲取息四分有五。我僅得用息耳。其本則非吾得取。呵曰：汝所言聽之殊有味。處女得六十鎊，卽可自適。若入款歲百鎊，益以排鉛，所挾既多，足以游歷起居服食，恣所好美矣。邁曰：不欲累父母，我在室，卽以此奉二親。此特暫事耳。渾常取我所得息，付之吾母，但我所賺之錢，已足以自贍。因排鉛字一紙，可取值二本土，日排十五紙，若二十紙，亦無程度。呵頷之曰：爾情事，吾憐然矣。舉手而指曰：是吾友滑震者也。雖在是，若幸無諱，彼賀司默哀及兒，甯與若有瓜葛乎？邁赧然，遽頰首，以手摩挲衣襟曰：吾始於自來火廠茶會見之。昔吾父在時，廠有會，必以東招。吾父亡，從而招吾母。渾不欲吾與吾母之往也。常悻悻，亦其天性。非獨憎茶會，卽赴別處亦然。吾嘗往禮拜堂，彼卽頓足詈。及此次則吾決計往，嘗獨居深念曰：渾何權足以阻我哉？渾常曰：茶會中人，吾輩何屑與爲伍。而渾之友，固皆往。

渾又語我曰：爾往苦無衣，而我之衣藏於箚中者，渾固未之見也。會渾以販酒往法國，吾遂隨母行。令哈的偕，因見賀於茶會。呵曰：渾歸自法國，知若赴茶會，其又悻悻耶？邁曰：否。否。彼返自法國，知此事，竦肩笑曰：嘻。女子欲有爲，誠無可以禁之之術也。其明日賀過我，致殷勤，問無恙。自是行陌頭，遇賀者二。及渾歸，賀遂不能復過我。呵曰：何故不能邁？渾憎之甚，有過我者，患不能拒諸門耳。能拒無聽入者，常言女子當於室中自娛，而我常語吾母曰：女子當求友，我無友。呵曰：渾固憎之，亦賀竟自絕耶？邁曰：閱一禮拜，渾又將赴法。賀致書曰：與君相見，宜待賀去時。今則通手札耳。每賀書至，吾嘗密藏之。渾不得見。呵曰：爾是時與賀締姻未？曰：一見後，卽締姻。問賀何業？曰：來滕好兒街某行帳房也。問何行？曰：不知也。最恨者是耳。問賀所居？曰：寓於行。曰：汝不知其住址耶？曰：知在來滕好兒街，他無所知。曰：汝手札遞何處？曰：遞來滕好兒街書信館。待賀自取耳。賀嘗言與處女通書，幸無爲同輩見。見必遭嗤笑。故不以直達所寓。賀來書，常以雕板。我欲效之，賀不許。曰：見若手書，猶見若身也。易以雕板，爾我兩人間，若有機器梗之矣。其如何挑剔細微，與如何愛我，當自此觀之。呵曰：然。此中殊有意。吾嘗云：鈎摭細事，可以得要領。良不誣也。其他諸瑣碎事，與大致相繫者，汝誌之乎？邁曰：是人畏姍笑，偕吾行，必以黃昏人定，不願以晝。其性沈靜，喜修飾。



邊幅雖吐語無囉唆之聲也。少時喉生核。至今為病。故吐音甚微。且訥訥然如不能出口。衣服粲然潔而靚。目短視。畏光。與吾目同。常帶顏色玻璃以避之。呵曰。渾自法歸。其後云何。邁曰。渾未歸時。賀又至。請於我曰。追渾之未歸。急成婚矣。意亟甚。令我持聖經作誓。曰。無論賀遭何事。必以忠心待之。吾母曰。彼令爾誓。誓分也。即此可以見親愛之至矣。蓋母之賢賀也。甚於我。其愛之亦甚於我。

未完

路透電音

各國水師提督。申請本國。立即再派一白塔林。見第十冊保守已佔據之城鎮。西三月廿一日  
○亂黨戰四十八點鐘後。奪獲斯必那勞街礮臺。並擊沈土國夾板船一艘。船中滿載軍火。壹裁定礮臺。扼守斯達海灣者。亂黨亦擊之。各國水師開礮轟擊亂黨。並派雜隊以據其地。西四月一日  
○各國立意以止希國啟衅為要。議定從早封禁希國沿海一帶。西四月二日  
○俄國皇太后。已往丹京。赴家會商議希王須如何辦法。方為最妥。○俄允添兵赴作亂之處。奧未允許。德除僅派一快艦外。至今未派兵。西四月三日  
○駐土京各國公使。已議定革雷得自行管束之綱目。並經電達本國。西四月五日  
○俄報謂希國起衅之勢。終未已止。非封禁披立曷斯不可。並謂希若率行開仗。因此得有利益。各國亦決不准其享受。西四月六日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邦國交際公法學

譯太陽雜誌 西三月二十日

昔者匈牙利之豪傑割沙士。嘗懷雄志。欲挽回國運於既倒。及事敗露。逃於土耳其。俄皇尼哥拉斯。謂其破歐洲之和局。將拘捕之。加以刑辟。美國政治家乃爾也兒。委不士把兒。毅然揚言曰。君主專制。雖有壓力。究不若公法之力也。如邦國交際公法。是已。抑俄皇既訂盟。謂與文明列邦。同守萬國交際公法之義。今若捕匈牙利國民而戮之。俄皇亦知犯公法之義否。況天下耳目所屬。列國當有指摘俄皇之所為者。此等正義之言。足震動列國之間。俄皇畏縮。遂不敢復加刑於匈人矣。昔中日構難之初。日本浪速戰艦。在朝鮮之海。擊沈英商高陞輪船。英國輿論沸騰。謂宜責日本賠款。而英政府嘗告於日本星使。情形頗大。將啟紛爭。當此之時。公法學家和蘭得氏。嘗撰文寄泰晤士報云。高陞輪船。搭華兵將至朝鮮。此時雖未有宣戰之布告。以實際而論。則已開交戰之端矣。故為日本戰艦者。有責問之利權。高陞輪船。不遵公法。擊而沈之。固其所也。故以公法學論之。日本一舉一動。實不可非議焉。於是紛紛眾論。一時頓息。是皆公法之議。所以能抑暴君之虐。而制無知之民。亦可以見其力之至大矣。



抑所謂邦國交際公法者。創始於何時乎。曰。當第七世紀之初。文明漸興。基督教士。首倡人類同胞之宗旨。而方直衡平。以討究羅馬法之意義。故沙黎。景自里。我羅士。亞斯等諸家。斟酌真理義例。遂釐定萬國公法之大本。爾來星移物換。或改革修補。以至今日。而為萬國之準繩。雖不同一國法律。可直行刑罰也。然天下共視為重大之律。若一國有悖公法行事者。則萬國將鳴鼓而攻之。今之稱公法為空文者。殆狂人之言耳。然時人動輒謂萬國公法。本行於奉基督教之國耳。不奉基督教之國。即未可輒行。嗚呼。是何謬之甚也。抑邦國交際公法者。其章程條例。本非國家所定。而其言則理法也。理法亘千歲而不變。則公法之理。何往而不可行哉。但國有文野之分。此公法即為文明之理法也。則欲行之於蠻貊之國也難矣。蓋非不可行也。不能行也。譬猶北道之極。南島之瀕。已屬我境土。然民智未開。則不可一律施法於此等土番也。蓋國家非不欲一律施法。而實有所未能也。故若以公法為具文。不足學。則自好貶抑。而入蠻野之境者矣。雖然。所謂基督教國。亦往往有不準公法。行於異教之國。而恬然不顧者。意雖乘彼野蠻。為奇貨可居。以逞其私慾之所致。而其藉為口實者。則云彼等蠻野。未可施以公法之義也。故謂奉基督教之國。乃可行。所言未必稱實。亦不過藉以別文野之語耳。然則異教之國。所以往往為歐洲所壓抑。而受屈辱者。實由於不通邦國交際公法之大義也。世人視邦國交際公法。不甚重大。往往忽畧。豈非可歎乎。是吾人宜亟講究此學。而不能自己也。

列國息爭條約

譯國民雜誌 西三月十四日

邇來英美訂列國息爭條約。最為可記之事。蓋近古以來。所謂文明之國。與列邦交涉之情形有二。一為武力碩大。一為喜譚和局。抑近今兵器。日加精巧。又益以窮理致用。以致其精。攻東西古今之史冊。未有民盡為兵。如今日之制者也。故極而論之。歐洲現今之國民。是直以戰為性命者矣。且夫兵者凶器。猶未能脫野蠻之習。而測度各國文明之高下者。猶以兵數之多寡為標準。豈非最可怪之事乎。然兵力強大。雖如斯之甚。而人民之愛和局。更有甚焉。試觀列國君主。蓄兵雖多。而聞其所稱以為榮譽者。則曰維持天下之和局也。若窮兵黷武之名。則無願居之者。蓋其畏懼戰爭。恐破和局之念居多。故甯足兵蓄糧。欲以厚集其勢力。而必不敢輕於一試。由是觀之。所謂武備之擴增廣大者。本出於欲維持和局。而共樂太平也。蓋由其人民專事貿易逐利。且又有參政之權。故為上者不能不徇人民所欲。而保全和局也。抑交戰也者。不過使武官成其功名。而在人民不得不分任其餉費。況交戰則阻礙商務。是故窮其利弊。所謂交戰者。獨利於少數之武官。而損於多數之人民也。甚大矣。夫



交戰之阻礙外國貿易。非阻礙國內工商業之足比也。今輿論之當遵從如此。商務之繁盛如彼。而各國咸欲免交戰之禍。誠自然之勢也。若夫一將功成萬骨枯者。非今日之事也。今各國出於不得已而交戰。蓋萬國交涉所歸極。非決之於兵力。則不能裁斷邦國交際之紛爭。故各國所以蓄糧足兵。雖非欲戰。而預爲防備。以保持武力之權衡。而防禦戰爭之破裂也。於是。有識之士。方講求於戰爭以外。撤去武備之策。是爲調停方法。如所謂交涉議論是已。要之於交戰以外。能裁斷外交者有三焉。一爲尋常所稱外國交涉之議。即兩國互有所主持提倡。而兩國若固執不動。則亦不能息其爭議也。二爲調停。若二國有交戰時。另有一國居其中間。而欲裁斷彼兩國爭議。然兩國不服其所裁斷。則亦未必能弭兩國之爭議也。三爲中立裁斷。此法頗似前例。然宗旨稍異。即兩國有交戰時。一國居其中間。豫約兩國從其所裁斷。而後調停兩國之交涉也。古來行此等之法。頗多條例。據希臘史學家酒止得士。所稱史伯大國王。亞老自耽母士。亦嘗稱兩國裁斷之法。以爲善舉。曰。敵國若能聽中立者所裁斷。則進兵攻擊之事。定必以爲非法也。又亞老我士與拉些得蒙同盟條約中。亦云宜準先代之遺法。與中立國裁斷。而決兩國之爭議。由是觀之。亦可見疇昔希臘諸邦。善行兩國裁斷之法矣。中古之世。羅馬法皇。善裁斷歐洲諸國爭議。以遏

其戰鬪矣。及威名漸衰。列國日益爭強。無能禁止。至近時列國。亦有專意於此。現持此宗旨與會者。至有九十四處之多。而以瑞士伯爾尼首府和局調停會。最爲翹楚。諸國政治家學人等。爲此會員。以千八百八十九年。始開第一次會於法京。撓女使蒙氏實爲倡首。又在歐美諸國議院。亦以此等法爲有益於調停國爭。千八百三十三年。美國馬索朝食多元老院。亦謂須設邦國交際法公署。千八百九十年。美國國會建議云。宜與列國商調停邦國交際爭議之法。千八百九十三年。英府民院答美國云。此意甚善。敝院亦謂英國宜致力於此。丹麥瑞威瑞士法國奧國等議院。亦畧同其意矣。抑調停邦國交爭。本屬美事。固無論已。其見諸行事。亦所在多有焉。千八百十五年以來。實見之六十次。而內中三十二次。實有關繫美國。且條約文中。明記此事者。亦有之。千八百四十八年。美國與墨西哥所訂約。及千八百九十一年。葡國與英國並公額所訂之境界條約。千八百九十五年。比利時與丹麥希臘瑞威瑞典所訂約。千八百八十八年。瑞士與法國爾古牙多路。並差汝把多路所訂約。千八百九十四年。西班牙與罕要拉士所訂約。比利時與哥蘭爾國。並布哇所訂約。皆是也。然於諸強國之間。未見有訂此等約者。若其有之。以本年正月十一日。英美所訂之調



停國爭條約實為創始。蓋英美立國雖別。而其人民言語種族本同。習俗亦未有大異。故遵行此約。亦應不難也。自千八百九十五年間。始有毀里爾亞之事。英美稍覺不平。意氣阻隔。將有岌岌之勢。既而兩國亦有悔心。以毀里爾亞之事。相與調停。遂至訂調停條約。將及於他國交爭之上。初英國政府所見。與美國政府頗異。美國國務卿阿老尼。欲擴大調停之所及。而英相煞羅士美利。稍節制其所及。美國之意。在欲調停一切爭議。而調停者之所裁斷。則兩國須服從之。英國所見異此。故事關於國家之體面。與屬地。則此等調停。亦不能收效焉。然未能一閱該條約所記何如。意者兩國已稍降心相從。始訂此條約也。試錄列如下。

一、關未滿十萬鎊之爭議。則英美兩國各選一名律家。更使此人選一人為調停者。如兩國所選之人。各持意見。不能相合。當另舉一人。則須請瑞典瑞威王遴選一人。苟此三人者所裁斷。二人意見相同。則為公正。

二、關出十萬鎊以上爭議。並除關屬土事件外一切之爭議。選調停者。如上所記。而三人者同意見而裁斷之。是為公正。然若不欲從此裁斷。則許其更訴於別人。而選別人之法。亦如上所記。其員數為五人。在五人中三人同意見。則為公正。

三、關屬土爭議。是兩國所頗苦心而成也。然條文未盡明白。姑聽闕如。要知此條約之真意。蓋在欲避戰爭。而於樽俎之間。裁斷爭議也。

據美國憲法。凡訂條約。必當經元老院批准。元老院未必贊成總統之政策。故此條約。果為兩國議定。與否。亦未可知。然此意甚善。實為有利於列國也。

按史伯大。據四臘十二國之一。立國於周靈王時。至漢景帝時。降於羅馬。周靈王十二年。即耶穌前五百六十年。愛納山得對及阿立司。登並為史伯大王。當是其時。又按今希臘南境。尚有史伯大城。公額在阿非利加西南境。

中國聘英海軍將校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三月廿四日

泰晤士報云。往年中國聘英海軍將校。待遇之法。頗有失禮。故邇來中國欲復聘將校於英。不見允諾。中國政府。陳謝往年失禮之故。且請代聘將校。英國政府乃許之。遂命海軍少佐勝臺斯氏。往應中國之聘。勝臺斯氏現在那爾我保護國。英政府致電招之。擬三月間可到中國矣。

英擬築西藏鐵路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三月廿五日

英國擬築鐵路。自緬甸而至雲南。用心多年。然未能酬其志。頃纔開得廣西之梧州。及其餘一二埠頭。以為通商地。以視法國開通西江。築龍州鐵路。則轉覺昔日之苦心。不甚能收其效矣。比聞英國公使竇納樂氏。與中國政府商議。將興築大鐵路。此鐵路者。蓋續自印度加爾各塔。通暹邏國。而入西藏。更轉至中國四川。以利便交通。



又一鐵路自緬甸而至雲南。兩鐵路相望。將以攘奪此地之利也。要之。英人計與此鐵路。與俄人築滿洲鐵路。及法人興嶺南鐵路。同一命意。此三國鐵路。實為東方亞細亞人當刮目相看之一大要事也。按加爾各答為東印度孟加拉部海口大埠

西藏立英后生祠記

譯東京日日報西三月廿五日

中國屬土西藏。喜馬拉亞山麓。有一神廟。土人尊敬。歲時奉祀。廟中安置英國女皇小像。蓋尚其德也。往年西藏有邊警。土人不請兵於中國。而告於英國政府。英駐紮印度兵來。招撫土民。得以安堵。於是建立生祠。凡捍災禦患。必禱之。至今不絕云。嗚呼。土民何知。獨不景仰己國。而尊敬外國之皇。則其勢漸衰弱。亦有由也。按喜馬拉亞山中俄交界。圖作伊瑪拉雅嶺。即雪山。界乎後藏及廓爾喀。布丹之間。東極阿薩密。西極克什米爾。為亞洲最高大之山。

論中國葡萄酒釀酒

譯太陽雜誌西三月二十日

中國北方。近年以來。多栽培葡萄。擬取為釀酒之料。其初釀酒。實在千八百九十三年。品質佳美。歐美人亦頗稱善焉。甚或以為遠軼於法國香賓酒。即志畧所謂酒味極醇。色淡黃微赤。深者之上。蓋中國北部地質。必合於種植葡萄也。中人注目於此。欲開利源。將來必有足觀者焉。

俄皇將游歷中國

譯東京日日報西三月廿五日

東京日日報在北京訪事員云。頃聞俄皇將游歷中國。華人有憂色。誠以待遇俄皇之禮。無所適從也。又以中國皇上宜行報禮也。或云。俄皇加冠之典。中國簡派使臣往慶賀。故俄國將遣親王。來中國答禮也。或云。在蒙古庫倫騎敬。亦將至北京。騎敬者。喇嘛教主。蒙古民人所深倚信。俄人注目於蒙古久矣。如庫倫接近之地。現俄民居住者百餘人。使用俄國銀銅紙等貨幣。驛路亦有中人。能操俄音者。騎敬蓋欲與俄皇會見於北京云。

俄國將吞噬亞洲

譯東京日日報西三月廿三日

泰晤士報駐俄京訪事人來函云。俄國一新報論曰。俄國既握歐洲霸權矣。實為握亞洲權之先兆也。中國將來大局。其為俄國之屬土也必矣。中俄銀行總辦也。士巴牙阿括當母士基云。俄國與東方亞洲。將來定合為一。士尾也。報亦論云。不獨中國為俄所有。彼波斯也。皮路直斯坦也。印度也。亦必速為俄國所有也。是蓋天意所屬付者矣。按是說豈吾中國所忍聞。然實今日所應慮及故特譯之。又按皮路直斯坦即俾路芝。

俄增軍餉

譯大阪朝日報西三月廿一日

俄國千八百九十五年。陸軍經費。與九十四年比較。增多四百四十五萬七千二百一十一留。蓋為擴增黑龍江軍也。又以九十五年海軍經費。與九十四年比較。增多一



百二萬九千八百九十四留其增多之故蓋為增加在太平洋艦隊並在黑海艦隊之故也

俄新任外務大臣傳

譯國民報西三月廿四日

俄國新任外務大臣摩拉肥合夫乃貴族之裔現為伯爵父曰尾皆耶路千八百六十三年為利斯亞尼亞郡守嚴厲刻酷毫無假借嘗平叛徒頗為知名其祖嘗創立莫斯科陸軍大學摩拉肥合夫伯以千八百四十五年四月生已長卒業奚的兒卑路我大學千八百六十四年為公署書記官駐在士篤可敢能稱其職千八百八十四年隨大使可羅福至德京實在此時為當道諸人所知遂蒙擢為公使駐可品哈音及前外務大臣魯馬能務死次官洗緒見及惹離多福兩人專任外交之樞軸而獻策常不能出於一途俄皇頗有惑志及游歷歐洲道經可品哈音而見伯聽其論外交之說甚懽將大用之既而俄皇抵英京見親王及英相沙列士勃雷以伯之言論相告兩人亦大贊其說頻稱道其人俄皇於是決意任為外務大臣云

按可品哈音即丹麥城之京

俄外務大臣詣法緣由

譯東京日日報西三月廿四日

俄國外務大臣摩拉肥合夫新蒞職任即訪法國政府諸報驚以為異頗屬耳目焉或云是猶奧國外務大臣詣德京之類耳或云俄皇昔往法京時與法國內閣員論更革幣制之事互相牴牾又法提倡干涉土耳其財政而保全己國之利益當時俄人拒焉兩國稍有窒礙外務大臣之行蓋在解息兩國之心也或云此行本不足為怪唯欲自告其新任之故耳或云是殆出於俄皇示不輕視法國狡猾之策耳不然則俄皇身親至法歸國未幾而大臣遂有此行究有何事要辦乎以上數說未知何者為確要之俄國之意必有一大要事待商於法也無疑矣

論英在亞洲殖民地

譯國民報西三月廿四日

英國下院議員查律爾律古氏論英國今皇即位以後殖民地興盛之情形云自我國於無來由部落建設殖民地及保護國殖民之政大舉香港一入我屬土即為與中國貿易之要區雖新加坡之商情似有小衰而近年以來該地貿易之數亦大有增加現在千八百九十四年輸進輸出之數三萬萬元而香港則五千萬鎊也香港實為英國艦隊貯藏煤炭之所也

按無來由部落即實得力塞多爾曼士譯言海門屬部

德派探察商務員來華

譯國民報西三月廿四日

德國已簡派探察商務員八人游歷東洋將至上海德員此行蓋欲稽查棉絲繭絲製皮鑛物等之情形中有理財學家某君又領事胡那勃氏亦同往稽查擬四箇月



在中國四箇月在日本云。

德奧相善

譯國民報西三月十一日

奧國外務大臣我兒秋士基以正月下浣抵德京既而回國道路喧傳論說騰起謂奧大臣此行使兩國彌加親善而互相輔益也抑歐洲情形非復往日德奧同盟時之可比今俄國崛起稱霸而形勢大變倘使德奧堅守往時之同盟則豈能驟至此哉豈又見德國專意欲買俄懼心而卻被其屈辱之醜態哉俄法之盟日益親密德奧意往時之同盟日加落寞而德國將不能自主故德奧聯絡親近實為當然之理矣。

美國電氣事業

譯大阪朝日報西三月廿一日

美國近時電氣事業甚覺興盛電氣公司有一萬間以上其資本不下五萬萬元以電氣作鑛業用者亦約一萬萬元置電氣昇降器約千五百萬元至用電氣於鐵路則費資本約十萬萬元合計此等諸種電氣業資本則為百五十億元也。

日本擬興感化學校

譯國民報西三月十一日

日本名士某甲等醵銀十二萬五千圓擬興感化學校聞其所立宗旨云孤兒犯罪者服苦役於牢獄內蒙赦免之後無父母兄弟可倚無親戚故舊可賴必致良心易銷惡心將動故欲收養此等釋放之孤兒教以人生當務之事將使漸得衣食之計為社會之良民也。

論日本大隈伯提倡新說

譯國民報西三月十三日

紐加斯突報云邇來日本提倡外交新術首倡之者為大隈外務大臣此術應足以震動四方大隈謂外交之要在守正義凡當外交之局須撤其城府而以肝膽相照意者此種外交之術東亞經世家所夢想不到也今乃有此名論希冀宇內各國一以此為外交之標準也。

埃及近世史要

譯地球雜誌西三月初一日

英以兵力干涉埃及國政實肇端於千八百七十六年初埃及國王意斯枚兒負債約二十萬萬國家將亡英法二國本有關繫於其間乃先干涉其國政勸設置國債局而任財政監督二人其一為法人俄末連耶路一為英人女尾御士於崇國王亦親信二人頗相和睦迨千八百七十八年十月十四日燃宜把兒為首相時二人入內閣一為工部卿一為財務卿而歐洲諸國亦咸以為英法得特權矣既而國王稍厭二人而疎遠之蓋忌二人監督國王及政府經常財務之甚峻也況埃及由來雖受土耳其朝廷冊封而萬幾出於已斷無人掣肘今為二人所拘制憤慨王至式微



遂至與英法相背。英法兩國亦請土廷廢其位。於是土皇發勅廢之。實千八百七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意斯枚兒既廢。子左弗國巴札嗣位。性質庸劣。毫無果斷。然弗踐乃父故轍。不與英法為無益之爭。又善聽英法人所獻之改革財務策。於是乎治績漸舉。財務將有端緒。然忽有武人暴發之變。其魁首曰亞拉卑。憤朝廷減省其俸祿。謂外人置喙國政。專恣跳梁。有心國事者。所不忍默視也。國王優柔不斷。任暴徒猖獗。終為其所逼。以千八百八十二年九月九日。斥逐內閣員。越明年正月一日。加侯爵於亞拉卑。稱亞拉卑巴札。任陸軍卿。而政權全歸其手矣。英法兩國亦不肯袖手傍觀。千八百八十一年。聯二國海軍。大觀兵。示威於亞勒散德海口。及巖茂得執法國之政權。屢逼制埃之意。於英政府。千八百八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致送公文。商議英法兵士。上埃及陸地之策如何。英相我冷兒汝。意不甚欲贊成之。既而法相掛冠而去。及胡里使里代為相。而法國政策一變。英國亦頗更改其所以臨埃及之策矣。法相胡里使里。本不欲英法二國。以兵力干涉埃及國政。致此意於英相。雖彼時亞拉卑巴札。逼使埃及王新設國會。而付與之以議定豫算權。亦且作為不知。即俄未連耶路。雖親至法京。開陳埃及國情。亦不願慮焉。遂至國會囂鳴。辨論埃及之事。法相始有決斷之意。乃英法海軍艦隊。復至亞勒散德。然法國政策。踵事因循。法相唯希遷

延時日。以苟且為得計。英相問法相有何所見。則稱病不出。久之則答以宜與列國會議焉。於是歐洲諸國。贊勦此議。然在埃及則虐殺歐洲人。又築壁壘於亞勒散德府之周圍。英法聯合海軍之將。謂亞拉卑巴札曰。若不停築壁壘。則將發礮擊成齏粉。亞拉卑不聽。英艦遂礮擊之。法艦則揚帆而去。既而胡里使里辭職。法國亦棄埃及政策。然英國益不變其政策。攻陷亞勒散德府。將軍火士釐。率兵三萬五千。進波脫賽德。大破亞拉卑巴札之兵於梯亞慮奇尾女。而先鋒已入改羅府。埃及京城捕亞拉卑巴札。以正其罪。於是英法同監督埃及之事。實以千八百八十三年正月十一日。為停事之期也。按巴札乃回國封號。秩視侯爵。亞勒散德係埃及海口。昔為地。蘇彝士河。波脫賽德一譯作波賽。為埃及地中海大埠在

日本陸軍大佐游歷記

譯日本報西三月廿七日

日本陸軍大佐福島氏。性好游歷。足跡遍於印歐亞之地。頃已倦游而返。嘗語人云。余以前年十月。自神戶遍游南部亞細亞。埃及土耳其。而還。計算行程。約四萬千三百英里。而搭輪船者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四英里。泛大河者三千二百三十英里。搭小艇者三十二英里。經鐵路者八千七百八十英里。乘馬車千二百九十英里。騎馬千八百二十英里。若加以自香港至東京之程。輪船千七百九十二英里。鐵路三百七十



九英里。總計行程約四萬三千餘英里。余自外國漫游至今。十又八年矣。雖足跡遍印歐亞之間。未嘗周行中國。及西伯利亞內地。是爲遺憾耳。今次之行。本期游中國內地。而偶值甘肅匪亂。志遂不果。昔曾游北方寒地。今游南方熱帶。行炎熱之境。頗多辛苦。不如寒地之易行也。計所經熱帶之地。察驗寒暑表。未嘗降下八十度。昨年三月。在緬甸患熱疫。乃居山中。靜養數旬。六月。駐波斯。罹日射病。即中國暑症之類。又屢獲胃疾。幸不至劇甚。平安返國。今始知身體之強健。而自喜能作寒北炎南之游也。昔游寒帶時。唯有體軀困苦。而未遭別種奇事。今行至印度。則見饑饉之慘。在亞兒米尼亞。則有土人紛擾之慮。於波斯國。則有弑虐之事。邦內鼎沸。盜賊橫行。如英國電信技師。現爲其所棒殺。某國外商。被劫奪騾馬三十匹。余亦嘗遭盜突來。即操日語大聲叱咤。賊等畏避。不敢逼近。纔得獲免矣。客途之中。苦無水飲。余行印度時。不堪其渴。以手掬水。見赤白色微蟲。多游泳水中。乃以手巾漉其水而飲之焉。抑列國視日本。與昔日迥異。在昔愛日本之文明者。今則多嫉妒之。即如波斯。昔之視日本也。如秦越之人。瘠不相關。而今則驚歎日本之強。反生畏懼。故凡百事務。秘而不宣。蓋波斯以臺灣爲銷鴉片之最好市場。及臺灣割與日本。禁運鴉片入口之說大行。故波斯商民。相與警戒。而秘密不言也。

心力說

心月樓主來稿

力之至大者。中國古稱龍象。泰西則曰獅曰兕。孟賁烏獲。項藉之倫。古之多力人也。在天之力。則有風雷。在地之力。則有潮海。自歐洲各國。講求重學。闡水火二氣之功用。創造機器。而生力借力。遂較人力。加至百千萬倍。而不可勝窮。比歲以來。精研電學。電之爲力。至精至鉅。至大至神。人之用電力也。不及億萬萬分之一耳。而已不可名言。不可思議。然則天下力之至大者。非電乎。說者謂日之吸力。電也。其吸百二十九行星也。電力也。地球之吸月球也。各地球之互相吸也。亦電力也。各球之抵力。電也。月不折入於地。地與衆行星。不折入於日。浮游太空。自成軌道。飛流彗孛。永無凌犯之虞。各有大力。以互相抵制者。亦電也。日之光熱。電也。其光力熱力。即電力也。故日也。電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吾則謂均是力也。在天則爲日。在地則爲電。在人則爲心。心之光熱。其性質與日電同。其分而寄之也。熒熒然一點微光耳。合而聚之。磨而發之。湛而明之。天府靈臺。炯然朗照。光熱愈足。則吸力愈增。抵力亦愈大。所謂光力者。智也。識周萬彙。明燭先幾。條貫古今。權量中外。光力之所照映。雖天下之至明者。不能與爭。能使昧者明。幽者顯。隱者彰。昏蒙者改。而昭哲。在晝爲日。馭。在夜爲電光。蓋人心之光力。有如是之通天徹地者。所謂熱力者。仁也。兼愛博施。興養立教。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熱力之所煦。雖天下之至寒者。頓有生意。能使骨者肉。枯者生。天者壽。疾苦者變而樂康。其暖如日輪。其速如電報。蓋人心之熱力。有如是之旋乾轉坤者。至於聚光力熱力而為吸力。則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堯舜之吸力也。聲教訖於四海。夏禹之吸力也。帝命式於九圍。商湯之吸力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咸服。周文武之吸力也。師表萬世。聖集大成。血氣尊親。生民未有。孔子之吸力也。自秦漢以後。吸力不純。然一代之興王。必有一時之吸力。即以吸力之強弱。為版圖之大小。國祚之短長。第光力巨而熱力微。光力多而熱力少。其大較矣。當今之世。有能以熱力勝光力者。其必能吸地球外氣無疑也。至於彼此之抵力。則必緣熱力而生。有熱力則有生機。有生機則有抵力。地心奇熱。皆係流質。與日電相等。猶人心也。使流質漸冷。則禽獸不殖。草木不蕃。水泉不流。風雨不降。久而枯瘠。成死地球。毫無抵力。將併作日輪之燒料矣。夫人亦猶是耳。心血既枯。則肢體不靈。毛髮乾燥。外風四入。大命旋傾。無抵力故也。夫國亦猶是耳。上不愛民。民離其上。敵兵一至。拉朽摧枯。無抵力故也。是故好生之心。天心也。愛民之道。天道也。此人心之熱力也。即人身之抵力也。人心不死。萬古安存。熱力一消。立時漸滅。人心之光力熱力。其大乃至上同於日。下同於電。盈天下無物可以比之。生死如轉圜。興亡如反手。吾願君相之秉鈞持運者。增茲光力。養茲熱力。以自存其吸力。毋使抵力淨盡。見併於他球也。吾尤願天下之有心人。窮而在下。達而在上。拓充光力。培補熱力。以吸力聚同志。以抵力禦外邪。以保我大清滿漢。周回七萬里之疆陲。自黃帝以來。繼繼繩繩。四萬萬眾神明之胄也。作心力說。

論拜跪之禮不可行於今

福建高鳳謙來稿

拜跪禮乎。曰。禮也。於人情便乎。曰。俯伏偃仰。心氣不舒。未見其便也。然則聖人制禮。故為此不便。以重困生人乎。曰。拜跪之禮。便於古。不便於今。非制禮之過。而泥守古禮。不知變通之過也。夫古之人。猶是人也。古之拜跪。猶是俯伏偃仰也。何以獨見其便。曰。古者席地而坐。以尻著膝。其去跪也無幾矣。曲禮坐而遷之少儀寢則坐而將右憲左疏皆訓坐為跪此坐與跪通之證鮑諸刺王儉坐行而入管幼安好學一黎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此以膝坐之證今勾麗流求之人猶以膝著席而坐殆行古之道聖人因為長跪之禮。拜手之禮。頓首稽首之禮。皆取其至便者。所謂因人情為節文也。朱子云。兩膝著地。以尻著膝。而稍安者為坐。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然則古之所謂跪者。猶今之危坐而已。揚子云。拜從兩手下。然則古之所謂拜者。猶今之拱手而已。故君有拜臣之文。而項王亦長跪以禮樊噲。未聞拜跪之為重禮也。史記魏其武安列傳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如注以膝跪席上也後世交倚之具既興而坐是避席為禮之重跪反為禮之輕蓋席地本便於跪者



席遂廢。人習於尻坐。驟易以膝。則身蜷而不適。氣窒而不通。雖強有力者。未有久跪而不頓。亟拜而不疲者也。於是老臣倦於朝請。有乞假以歸者矣。疆臣憚於陞見。有引疾以去者矣。長官疲於答拜。有謝客而不接其僚者矣。屬吏恥於送迎。有投劾而不折其腰者矣。兩造坐獄。有引爲詬病。而不敢直其冤者矣。公庭匍匐。有因而震懾。而不得盡其辭者矣。推之。中外交涉之事。則尤有難者。西人崇奉基督。禮拜而外。無跪禮。故無論何國交際。均不以拜跪爲敬。今吾朝臣引西人入覲。則吾人拜稽。而西人鞠躬也。吾部民與西人質訟。則吾人長跪。而西人挺立也。損國威。挫民氣。卽此亦甚不便者。西人寓中國。有司不得管轄。原以法律不同。國勢又弱。故失吾自主之權。亦因拜跪之禮。西人萬不能堪。中國不變拜跪自主之。或疑禮有拜跪。所以嚴君臣父子之大防。雖曰不便。猶將守權斷難一朝而復也。之。不知先王制禮。不過借文以致敬。不爲甚不便者以苦人。若謂臣子之禮。必待拜跪而後伸。則宜專以施於君父。奈何敵體之人。亦通用此禮乎。今席地變而交倚。設几變而高座。獨此至不便之拜跪。又何爲而不變。且軍禮不拜。在古人已自變之。誠以介胄在身。有不便於拜也。孔子曰。禮從宜。又曰。惟其稱。又曰。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聖人制禮。何常之有。亦曰人情而已矣。

助中權。並能遏阻欲入淞江之艦。故二號甲臺配用大砲。使其力足助中權。至淞口輪船水綫。適偏近於二號臺之岸。計距岸不及一千邁當。尙不到二華里。故縱其船甲極厚。而此臺內之二十四生砲。已優足破之。故戰時此臺必大資得力也。至中權五臺。並宗寶沙之四臺。係兩面扼吭。制敵死命之用。是爲主防。查兩面各擬設硬鐵甲臺一座。各配二十八生大砲兩尊。其口徑定需二十八生。因如上文所言敵艦縱避兩面之彈而走中綫。尙距兩岸各有二千一百邁當之遠。非此大口徑之砲。取效不穩。其砲又須低置。乃能洞穿敵艦厚甲。然我臺於是適冒敵火。故須護以甲臺。若欲將此兩臺高置。藉以免用甲臺而省費。則在寶山岸。尙可堆土築高。然所費亦已不少。若欲在崇寶沙築高。斷斷不行。況位置高則擊甲無效。何所取乎。再此兩臺均須能四圍偏擊。自宜此旋轉之甲臺。況崇寶沙爲四面受敵之地。其主臺尤需甲臺。更有要者。此兩臺砲力。定能扼制巨艦。爲主防所首恃。須使其於苦戰中。永不能傷。故尤非甲臺不可也。查防海甲臺之料。以德國格魯森廠秘製硬鐵爲最近。二十年。泰西各國皆用之。此料能禦至猛之彈。穩固無比。斷不能破。故臺內之人。砲子藥。永無傷損之虞。又全臺有機關旋轉。甚爲便捷。故能移砲承隨敵船。隨時對準轟擊也。江南岸之中權。當其甲臺大砲。圖破敵艦時。更以其輔臺內之十五生快砲。向敵船面連珠猛擊。而藉南翼之甲臺爲助。南翼甲臺。卽二號臺。使彼兵弁不能立足。還



砲此南翼甲臺內二十四生砲兩尊所以皆配用快砲門也再稍薄之甲艦無須借重二十八生彈者可用二十四生砲破之而留二十八生砲於必需之候此二十四生之所以選取也再中權各砲均尙能擊過崇寶沙其命意係備敵或來死爭竟能將崇寶崇明間之水雷轟去而攻我崇寶之防則以中權各砲越擊而助之雖彈力因遠隔而不能破其船甲然必能使之大受夷傷而不克奏手矣獅子林地位斷不能助崇寶砲臺以遏敵艦之衝過沙頭見第以之爲備而專擊偶爾竄往上游之艦使彼避彈不能畧近我主防從後轟擊以與外艦夾攻此節已詳上文該處現有一臺然欲供後備之用殊嫌不足而須照上文增改爲三臺崇寶沙之防最關緊要非此則江口斷不能成堅防故所擬之各臺各有數項關繫第一義係十二二十三號兩臺與江南岸之中權合力以制南洪進路而彼此相助故此兩臺砲之口徑與南岸中權六四八號三臺砲口徑全同崇寶沙十四號臺配用十二生快砲其首義係拒雷艇而護水雷如遇危險則十二二十三號兩臺之砲均能旋轉而爲護助而此臺有時亦或應旋砲向南轟擊以助十二二十三號兩臺按此三臺關係甚大均須能四圍偏擊又因所處之地可四面同時受敵故定須有堅甲周護其主臺即十號應配用硬鐵甲臺另兩臺應配用錄甲圓筒旋轉砲架所以用錄甲者取其輕而旋轉甚捷以濟快砲之速率也崇寶沙十五號臺配用二十八生短砲其命意係恐

敵船下錨於相距甚遠之處待他艦陸續會齊以厚其力而突攻其時我他種砲均難奏效乃用此短砲以擊其船面按短砲彈係由上落下故能擊其船面而此種短砲縱於相距九千三百邁當之遠約合華里十七里擊最大之甲艦猶必能穿船面而洞其底因其彈力於此遠猶能洞穿一百四十密里厚之甲而今日頭等甲艦船面之甲約祇一百十五密里而已於是敵艦必不能下錨會齊而謀合力突攻也

所擬江口全防共有明臺十座甲臺五座共配砲七十八尊備布置得宜建造如法並配以必需之輔具則江口之防固於磐石矣所謂必需之輔具者一水雷如法布置一上好之照遠電光燈安於德國起落旋轉鋼甲圓筒架內布置妥善一德國旋轉鋼甲望臺位置得宜一測遠鏡一布置電報機德律風並設水綫達於崇寶沙以通各臺消息再設防之道須計萬全費乎絲毫無隙故崇寶沙之各臺並吳淞之三臺定須特設臺背之防以禦敵之或繞陸路來攻者故各該臺每臺另須加設德國起落旋轉鋼甲圓筒砲架內配五生七密里口徑二十五倍口徑身長快砲使敵不能由後面乘我至此種砲架安置之法並全臺造法另詳下文照遠電光燈共需三具一應設於吳淞一號臺內一應設於崇寶沙西沙尖一應設於獅子林九號臺內崇寶沙如議築臺尙有一極要之事按該處水大時其地面離水約祇一邁當至一邁當半約合華度三尺稍弱至



四尺稍強。而崇寶沙西北邊江水衝刷甚適。每年刷去沙灘不少。卻擁漲於崇寶沙之南首。故西北日見其虧。而南首日見其漲。恐將來西北段不免消歸烏有。今適欲在此建造大防。自須設法拒水以衛土。卽此衛土之工。所費已鉅。況沙土鬆濕。將來臺身甚重。而放砲之震力又甚猛。故奠基須用大塊勃通填實。需費尤鉅。至勃通基應幾大幾重。須深挖地下之土察之而定。如其下爲硬土。取費猶較輕。倘爲軟土。則費尤不貲矣。然使江口欲設防。則厥費雖鉅。而斷不可舍此他謀。因使崇寶沙無防。則江口總算無防。縱他處建臺稠密。不過虛擲金錢。上文已歷陳其故矣。再者長江下游。每有忽起之霧。於是倘崇寶沙無臺。敵艦甚易偷渡。因其霧平常。總尙能見及一二華里之遠。故敵艦不但能駕駛。且仍能瞭見我之突攻。而尙及準備。無所用其畏阻。至我欲於寶山岸。瞭見崇寶沙邊之艦。勢所不能矣。故崇寶鉅費之臺。斷不可省。然使察得土性甚軟。縱以鉅費衛土。奠基恐壓以各臺之重。仍屬未妥。則另擬一法。應就此處安設浮水鋼甲砲臺數座。以代旱臺。其臺亦可四面旋轉。其砲數及口徑。亦與前所擬之旱臺內砲相同。惟沙尖內所擬設之十五號短砲砲臺。仍應於原擬處建築。而周圍須布以德。國起落旋轉鋼甲圓筒砲架數架。配用五十七密里口徑二十五倍長快砲作護。乃臻周密。倘將來江水刷蝕邊沙。漸及短砲砲臺之側。儘可將臺向內移置。按此種砲架。砲位尙爲輕便。故其移置之工。不需多時。亦無

需鉅款。於是可省衛土奠基之費。而購置浮水甲臺矣。雖水臺之功效。不逮旱臺。然不得已而求其次。莫如水臺。竊因崇寶沙爲咽喉扼要。萬不可無防。故妄擬此二法。而請視土宜。以取其其一也。倘因此篇內所陳之各故。而不欲於江口設防。則向上游約八十英里之處。卽爲江陰。該處設防。大爲便利。竊觀現在之布置。知江口縱有堅防。而江陰仍勞屢注。此見甚爲高明。因江陰設防。旣操必勝之權。而又可省費也。語詳下篇。

#### 四江陰篇 附圖

##### 一論江陰形勢利於設防

制敵最易處。自在江面最窄處。然此說猶未透也。江面窄處。迤邐幾長。尤關緊要。窄處愈短。則敵愈易逃過此險。若旣窄且長。則敵非退卽死耳。查自吳淞至金陵之間。江面之窄且長者。以江陰爲最。卽在江陰城下游一英里半之所。此天生險要。所以保障南中也。該處南岸石山。濱江懸亘。自西而東。與江綫並行。約有三千三百邁當之長。合華里六里光景。其間峯巒起伏。而山高之中數。約離水面六十邁當。卽合華度十七丈光景。更有兩處山嘴。凸出江邊。而與山之本綫。畧成三角形。此兩處江面。因而尤窄。約只闊一千三百邁當。至一千九百邁當。卽合華里二里餘。至三里餘。此山全綫間。及兩山嘴並山嘴邊之水灣。有多處甚利於設臺。且其山隨江岸迤斜。西首之山向前。而東首者縮後。故使沿江一



帶設臺則各砲自可同時會擊一點而各砲又不自相礙自有非常之力量其山背亦有一山嘴向後面陸地凸出其地步適當前面兩山嘴之間倘於此山嘴建臺自能徧擊山後之全地甚爲便利而扼制陸路拊背之攻有餘力矣是可見吳淞至金陵之間最宜於設防而最能決勝者當以江陰首屈一指縱江口已有堅防而江陰之防仍不可已也

一 妄議江陰現在防務情形

江陰現在之砲臺雖據形勝却不能副上文之命意而倚作長城其低臨水面之老臺臺式與砲式均舊大帥亦已鑒及故聞有數臺已將作廢所有半高之臺其地位固能隨意徧擊奈臺無蔽護而砲又大都前膛斷不能與今日船砲抵敵至山頂及後山嘴上散置之新式大砲五尊均配用中將軍柱砲架砲既佳而又可四圍旋擊雖係露值然其地位不易爲船砲擊及按大砲如此高置未嘗不可但須另有大砲低置而又數用乃屬可行因使欲破滅艦隊首在擊沈其大甲艦欲沈其大甲艦須穿其甲欲穿其甲全視乎我彈如何命中蓋彈中甲處愈近直三角形則愈能奏效故大砲爲破甲艦之用者須得低置且以向水愈前爲愈妙因位置愈前則彈到敵船愈近而力自愈猛至我臺雖於是近冒敵火但配用硬鐵甲砲臺則全可無慮而亦無虞其易見況甲臺倘在江陰依山安設敵人自無所見非如平地之相形而尙微露也江陰之防不可無甲臺至現在山上之大砲

五尊照見亦不必取下可留原地而但將護牆並兵房子藥庫之穹形頂蓋如法加固藉作輔防之利器至全防應如何布置之處另詳下文 江陰兩岸現有砲共七十尊計南岸五十五尊內有新式大砲五尊哈吃開司小砲四尊前膛大砲四尊此外皆無用之砲而前膛居多 北岸有砲十五尊內後膛九尊前膛六尊皆係舊式無用

一 擬江陰臺防布置之策

今照見布置全防並繪一圖所有江陰形勢暨各臺位置均載圖中請賜察閱焉

一 南岸之防 分四路

一 右翼 第一號臺應用德國硬鐵甲旋轉砲臺一座內配二十四生口徑四十倍口徑身長大砲兩尊均配用快砲門 二號臺配用英十二寸口徑後膛砲一尊 三號臺配用德國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四尊 四號臺配用英六寸半口徑快砲兩尊 五號臺配用英九寸口徑後膛砲一尊 六號臺配用三生的七密里哈吃開司快砲四尊 所有英砲及哈吃開司砲江陰現有即可取用不必另購

一 中權 七號臺配用德國二十四生口徑四十倍長大砲六尊均配用快砲門 八號臺用德國硬鐵甲旋轉砲臺一座內配二十八生口徑四十倍長大砲二尊 九號臺應需之英砲同二號臺此 十號臺配用二十八生口徑十二倍口徑身長短砲六砲江陰現有即可取用



尊。

一左翼 十一號臺配用十二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四尊。十二號臺配用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四尊。十三號臺用德國旋轉鋼甲圓筒砲架一架內配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二尊。

一後路陸防 十四號臺配用十二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四尊。

一北岸之防 十五號臺配用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四尊。十六號臺配用

二十四生口徑四十倍長大砲六尊。均配用快砲門 十七號臺配用十五生口徑四十倍

長快砲六尊。

今伸論各臺之命意按一七八十六號臺共有砲十六尊均能用擊甲彈施放其一八號兩臺應分設於向江之兩山嘴上使處於極前之地而能徧擊近擊並使低就藉能逕擊故定須配用硬鐵甲砲臺其一號臺之位置鄙見應建於今日仙人橋砲臺之所惟今臺址太高水淺時約離江面三十邁當合華度幾及八丈又前膛砲斷不可用於今日要地故均須改並更張其八號臺擬設於今日小角山腰砲臺之所今臺址亦太高故此兩臺址均須轟低以供甲臺合宜之地位俾於水極淺時亦祇離江面八邁當合華度只二丈有餘七八號臺應設於今日大石灣小石灣老臺之所此兩老臺之法式均與今日不

下期續印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內者不再列入

蘇屯	Soudan
曼谷	Bangkok
黑拉特	Herat
花丁	Farthing
羅比	Rupiee
倭曼薩	Odessa
啟羅格郎姆	Kilogramme
波羅的	Baltic
戈比克	Copeck
羅馬尼亞	Roumania
布加利亞	Bulgaria
高加索	Caucasus
意立裁盤士	Elizabeth
夏甫赤勃雷	Shaftesbury
勃林壳	Blincoe
呵爾唔斯	Holmes
邁雷色實	Mary Sutherland
哀希雷士	Enthereth
賀司默哀及兒	Hosmer Angel
密司忒渾的旁克	Mrs. Windibank
託吞海	Tottenham
哈的	Hardy
乃特	Ned
鈕齊蘭	New Zealand
來滕好兒	Leaden hall
斯必那勞	Spinalonga
斯達	Suda

中西文合璧表



本館告白

又續收助費諸君姓氏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在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敬 記 助銀一百元

席麓生觀察 助銀五百元

陳簡池太守助銀五十元

葉臨恭刺史助銀五十元

本館告白 本館所譯之報其地名人名由譯者依本音譯出或與舊有之名不無同異故自今春始特請甯波張讓三先生詳加校正并附註釋前數期報皆注於本句下今因不免間斷文義又間有樣本業已寫就後始行注出者則攙補為難故自本期始概彙列本篇後以歸簡易閱者鑒之

本館告白 去歲餘存之報前訂成三巨冊者計共十分現已消罄尙擬再印一千五百分以待購取至零星之報則所存已無多不再發售惟希鑒之

本館告白 澳門知新報館現已設分館於英界大馬路泥城橋東本埠及外埠諸君有欲定報者逕自作函寄交彼處可也

新出化學要書 金陵滙文書院福君開森以化學新編見贈溯化學之興二十餘載種土製藥功用宏多中國化學未開舊譯無幾福君是書最拓新學考驗更精以貽中士俾資實用謹綴數言以告天下之有志是學者

務農會助款姓氏 席麓生觀察 助銀五百元

沉生部郎



又續收助費諸君姓氏以誌謝忱

陳商池太守助銀五十元

葉陸恭勳助銀五十元

同異故自今春始特請甯波張讓三先生詳加校正并附註釋前數期報皆注於

本旬下今因不免間斷文義又間有樣本業已寫成後始行注出者則擬補為難

故自本期始續彙列本篇後以歸簡易閱者鑒之

本館告白 去歲餘存之報前訂成三巨册者計共十分現已消罄倘擬再印一千

五百分以待購取至零星之報則所存已無多不再發售惟希鑒之

本館告白 澳門知新報館現已設分館於英界大馬路泥橋東本埠及外埠諸

君有欲定報者逕向作由寄交彼處可也

新出化學要書 金陵滙文書院福君開森以化學新編見贈溯化學之興二十餘

載種土製藥功用宏多中國化學未開舊譯無幾福君是書最拓新學考驗更精

以贈中士俾資實用謹綴數言以告天下之有志是學者

務農會助款姓氏 席麓生編纂助銀五百元

7



